

大正
年
月
日
印

劉向

新序卷第三

漢書卷之六庫

雜事第三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滌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宗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

新序

卷三

七

祐作祐

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

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

有辜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
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
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
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
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
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
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胃腹也許而襲
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
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

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
仇讐入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
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
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
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
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入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
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
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
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

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
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
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策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
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
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
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二
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
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騫而往
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疆秦之

莢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
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
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
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
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
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
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

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

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二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

去作法恐是

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
 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為
 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
 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為齊襄
 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
 入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
 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一而君弗肯聽也故
 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
 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

口作而朱重禮堂恐非是

五

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
 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
 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入
 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
 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
 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
 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
 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

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
爲通計也然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
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
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
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
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
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
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緇而不

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緇
乎猶且緇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緇自累故自前
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
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
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
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
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
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
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

王下有報字無校注

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入獻書燕王一有曰臣
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
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
之罪而不敢有辭詎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
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
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
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

能作而

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
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
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
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
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
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

新序

卷三

七

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
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
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
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
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
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
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
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

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
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
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
之非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
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
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
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天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異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馱躡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腸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

宦作官

之以政甯戚飢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讐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聰則五伯不足
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
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
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
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
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
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駢者何則無
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
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
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廢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弒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汗作行

同阜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劉向新序卷第四

文政五年壬午正月二十日鈴木洋校

漢沛郡劉向著
新序卷第四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
殖穀盡地之利
則臣不若審戚請置以為
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
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
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
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
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
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
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

劉向

新序卷第四

漢沛郡劉向著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
殖穀盡地之利
則臣不若審戚請置以為
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
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
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
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
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
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
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

新序

卷第四

十三

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圍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
 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
 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所以允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
 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
 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
 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
 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眾賢也
 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玉故孔子
 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
 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之謂也

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其不請罪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

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待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

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劌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
 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
 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
 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
 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温之
 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
 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

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
 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
 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
 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
 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疆本由伐中牟
 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乃以
 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
 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敢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於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

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
 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
 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
 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
 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王王以言
 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此之謂也而始之晉昭公昭公大服晉人來
 晉文公將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文公用之而勝鄆
 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

下二心三下條深意也楚
 全脈心間

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衰
 言所以勝鄆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郤虎
 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
 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
 其瓜瓜美楚人窺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
 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也因
 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

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
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
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
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
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
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
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
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
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來就始語曰轉敗

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
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
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
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
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
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
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
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
墻薄則亟壞縉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
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
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
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
使國聞也譴而行之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

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
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
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
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
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
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
以防怨譬之若防也夫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

救也不如小决之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茂也
 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
 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賓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
 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
 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賓子無忘其飯牛
 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
 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

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
 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
 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二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畏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椽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

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

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入此號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

是以作是其

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為

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文山，其源若甕，以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

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
 三軍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
 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
 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
 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
 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

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
 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夫不降席而在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
 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
 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
 除穢也若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孟作損無板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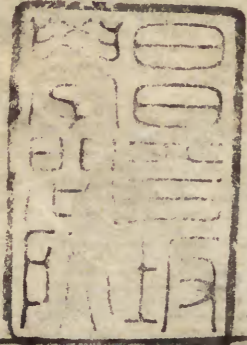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慧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

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年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
 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
 示有勇割偃者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
 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
 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
 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青者也猶魯之有
 鸛鴝為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鸛者黑色食爵

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鸛者是
 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鸛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
 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劉向新序卷第四

文政辛巳

同日洋校

新序

卷四

十六

